

散文

何处是归程

展锋 / 著



聚才路公司



7267
249

何处是归程

展锋/著



* T 0 1 8 9 9 8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处是归程/展锋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9
ISBN 7-5059-2586-5

I. 何… II. 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349 号

书 名	何处是归程
作 者	展锋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4 千字
印 张	8.625
插 页	3 页
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586-5/I·1917
定 价	13.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简介

展锋，1954 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河南。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 年调入江西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93 年调入珠海，现为文学期刊编辑。著有长篇小说《炎热的夏天》、《山陨》、《最后的玫瑰》、《最后的华尔兹》等六部。另出版文学评论专著两部，约三百万字。

内 容 提 要

别具一格的幽默，尖刻如刀的文笔，放纵神驰的思维，独特敏锐的视角，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特色。内中所收入的不少篇章，在报刊发表后，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深为广大读者喜爱。此书以随笔为基本形式，对社会变革中的一些现象，很有激情地生发出了许多精彩的议论，颇耐人寻味。尤其是作者具有的浓厚的平民意识，或许迎合不了一些人的口味，但大多数人一定能读得开心。

目 录

- 1 / 遥望海岛
- 18/ 爱情故事
- 21/ 说不清楚
- 26/ 不懂爱情
- 30/ 父亲难做
- 35/ 难得糊涂
- 39/ 悼词与遗嘱
- 45/ 擦鞋
- 49/ 不再发烧
- 54/ 家
- 58/ 过年
- 62/ 误会之美
- 66/ 言说剃头
- 70/ 言说编辑
- 75/ 言说老板
- 82/ 言说贵族
- 87/ 言说平民
- 93/ 言说金钱

101/ 貌相
105/ 家住莲塘
112/ 不能生病
116/ 赶快逃跑
120/ 只能面壁
124/ 过去的日子
129/ 一幅画
137/ 何处是归程
144/ 不可言喻的滋味
154/ 真会挣钱
160/ 上帝知道
167/ 无处诉说
172/ 实在可怕
178/ 没有道理
184/ 随想偶记
235/ 走向辉煌

遥望海岛

1

生活于内陆的人，仿佛与生俱来地对海岛有着诸多莫名的感觉，最为强烈的就是有一种距离感，觉得那不是倚仗了双腿像在陆地上那样可以随意到达的，大海的阻隔，使海岛在内陆人的心理上有着一层抹之不去的障碍。

记得还是在大约十年前，花城出版社的《随笔》杂志组织一批作家去珠江三角洲与海南岛参观。那时，对海南岛仅只有教科书中的概念，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然而却也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当然，也知道那是当年苏东坡的流放地，以及过去与当今均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搅起一阵旋风的海瑞出生地。在去的过程中，果真领教了什么是遥远。确切地说，是经历了心理上的遥远过程。

实际上这全在于组织者的安排，只好似好戏必须出现在后面一样，让我们最后去海南岛是此次活动的高潮。在一个酷热的中午，我们一行人挤上了于当时来说确实是够豪华却执意不

肯开放冷气的从广州开往电白的汽车。由于缺乏在南方坐长途汽车的经验，尤其是忽视了内陆人对南方酷热的承受能力，事先没有做好物质与精神的准备。汽车尚没出广州市区，我便对这种令人十分难堪的车厢有了不堪负荷的心理，不停地翻阅地图，精确地计算着自己所处的位置与目的地的距离，以及可能到达的时间。每次计算之后，对未来的前方总有着一种绝望的念头，仿佛那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地方。好在肉体在极度的疲惫之后会失去知觉地坠入睡梦之中，好在再遥远的路途也有到达的那一刻。

当同伴摇撼着我并呼唤着“到了”的时候，我睁开双眼一看，四周一片漆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绝望之地，然而，我又分明清晰地意识到此处正是一个难熬的过程的完结，因为我那时明确地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领受过的带有浓厚湿气的温馨的海风。当我如释重负地跳下汽车，于黑暗中抬头一看身边昂然屹立的椰子树，立即有一种身在异乡的感觉，甚而是身在异国的感觉，因为椰子树在内陆人的心里，实则就是一种对遥远之地的憧憬。

第二天一早——事实上是两个小时之后，我困倦地睡眼蒙眬地随着当地主人去饮早茶，一路上呵欠不断，步履趑趄，当时极想向主人告饶，宽恕小弟，免了这顿早茶。当一走到公路旁，望见于路边直入云天的椰子树，我再也走不动路了，于心底涌上了一种要依靠在那灰色的如水泥浇筑一般庄严的树杆上好好休息的念头，只觉得它的高大与挺拔是能够给人以荫庇的。同行的人大约都有一种冲动，一个个都立于树下仰了头观看。主人见此，十分自豪地说，在大陆，椰子树是以此而向南延伸的；

以此往北，是看不到椰子树的。只仿佛黄河的起源巴颜喀拉山，延伸出壮观的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多公里；长江的源头出自唐古拉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浩荡出了六千多公里，而他这儿却是椰子树的源头。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距离的起点。当即许多人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再往北，椰子树是种不活的，就好像苹果树过了长江就结不了果一样。椰子树是种出来的！这个事实令我接受不了，在我想来，这种强悍的树木是人所不能战胜的。然而他说在大陆至少在他们这儿正是种出来的，种时还须在挖好的洞里放上一把盐。经他这么一说，我倒生出了十分幼稚的念头：椰子树种下后，是不是还需要经常地给它施盐，人是不能没有盐的给养的。于此，我暗自在心里把电白作为遥望海岛的起点。

在我们痛痛快快地消灭了一大堆诸如龙虾这一类“生猛”海鲜之后，带着因高蛋白所带来的浑身不适胜利地由电白向南进发。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于傍晚时分到达了湛江。没见到湛江的景色，先看到了闻所未闻却从未见过的硕大无比的蚊子，那大如蜘蛛一般健壮的体魄，那如高翘一样细长得令人惊讶的脚儿，着实异常恐怖，尤其是它悠闲地趴在蚊帐上任人驱赶也不愿离去的对新鲜血液所充满的美好向往，更是叫人不寒而栗。在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一头钻入蚊帐后，极度的疲惫如兜头一闷棍，临危不惧地一下子便沉入梦乡。第二天，收拾好尚还健全的躯体，发现那些硕大的蚊子确实身手不凡，能在蚊帐的阻隔下于人的身体各处留下鲜明无比的到此一游的痕迹。

几天后，当终于到达海安，站立在面向海南岛的海边时，透过茫茫海平线遥望海岛，心理上的距离感更为强烈，只觉得那

是一个不是通过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彼岸。尤其是当发现停泊在岸边的来自海南岛的渔船，那些渔民以一种据说连海南岛人都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时，这种距离感便变得越加强烈，打量他们的眼光也就成了当年赠予给招摇于街头的外国人。现在想来实在是一种偏见，对广东话听不懂，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看来，一个人对未知的遥远的地方，本能地具有一种抵触，这种抵触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自保，自然也存在着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人最要不得的便是这种心态。

当大家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是大陆的最南端，均雀喜地纷纷摆出自我感觉极佳的态度乐滋滋地钻入照相机内的胶片，我冷峻地从旁观者的摄影角度看去，发现于他们身后与天融为一体的大海，活脱地将他们一个个全宽容地淹没了，大约只剩下一个漂浮于海面的面容极佳的脑袋，其形象与挣扎的溺水者无异，后来一看，果真如此。而我则好在没有背向大海，其形象尚还保全了体面，显出了几分英雄本色，像一个绝望的义无反顾的投江者。

于是，海岛对于像我这样的大陆人，在心理上总存在着一种距离感，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无法言传的失落感与漂泊感，觉得在那儿生存的人是游离于我们生活圈之外的勇敢者，后来到岛上与大陆人一交谈，他们果真存在着这种感觉。确实，当我站立在天涯海角时，这种感觉无以复加地浓重，只仿佛确实到达了一种尽头，如果没有那个被称之为“南天一柱”的岩石擎住，那无际的苍茫能够将人压塌。站立于此，可以发现于人生还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还有很长的人生旅途需要为之去奔波。

后来去了四公祠与海瑞墓，尤其是去了宋氏家族的文昌，对此的感觉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现海岛于人心理所产生的距离感，实在是内陆文化的偏见，正如今天我们所认识到海洋文化之于我们民族发展的重要。如果我们天生地具有敢于拥抱海洋文化的意识，对外界的陌生，对遥远的海岛是不应该存在任何距离感的。

2

这之后，还去过几次海南岛，虽说是乘坐飞机，且有人接送，却依然有着一种抹杀不去的距离感，甚而有一种不稳定感，只仿佛那是一块漂移的土地，会随着潮涨潮落而悄无声息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至于这后一点实则是在那儿闯天下的大陆人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他们漂泊者的形象对一个本来就充满了人生疲惫感的我，是不堪承受的。现在想来，这种心态很有些变异，当初步入生活时并不如此，一腔热血，恨不能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鹰击长空地俯瞰整个世界！看来，生活的巨大而人的渺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否则何以如此！

当我也以其漂泊者的形象调来珠海后，对漂泊者有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理解，至少也有了一种不再惧怕风浪的大度，心理上已没有对遥远之地的畏惧，只是每当与遥远的朋友通电话，当对方问及什么时候再回来时，心里依然会生出长时间的惆怅，鲜明无比地感到人生之旅的遥远，遥远得能够有那么一长串值得怀念的地方与朋友，而这种遥远是没法用距离来换算的！于是，过去成为我遥望的地方便也成了他人遥望我之地，而我反过来

则用别一种眼光去遥望本是十分熟悉的生活圈子，这种位置的互换，衬托出了一种永恒的距离，也正是这种距离把我们的视野与生活面拉得很大很大，成了相互间永久的凝眸遥望！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生活在海边的异地人对去海岛持有什么样的心情，而就我来说确实有着一种依然无法释怀的距离感，于是，在家里就备好了望远镜，力图通过光学器械的支援能够把海岛的距离拉得更近一些。

然而，当我与杂志社的同仁登上去桂山岛的快船时，对海岛反倒没有了心理上的距离，只觉得那是一个于瞬间就能到达的熟悉的彼岸，尤其是在船上与一位我的好友的儿子不期而遇时，看着他那年头剧增个头却一直令人气馁地长不上去的形象，听着他颇有几分自豪地说着他那一对生长得十分招人喜爱的广东人称之为龙凤胎的儿女时，就仿佛在串家门，而这家门还没串完，就到达了海岛。看来，距离一旦变成了速度，它的存在也就随之而消失，据说在光学中就有这种深奥的理论。

此位好友的儿子叫杨子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强者，至少他能够视海洋为坦途，在高中毕业后居然胆敢独身一人闯到海上去开始他的人生之旅，这于我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特区人在特区想找到一份能够过得去的工作应该是不会太难的，偏选择去海岛打工，他自有足够的勇气与胆量。记得在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当我问到他在哪儿工作时，他说已经去了桂山岛，口气显得十分的平静，却也能隐隐地看出几分无奈，偏是这种于无奈中昂起的生命之帆，就让人有几分敬畏了。因为，在不久前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见了我就叫“叔叔好”的小孩！

他在看到我对海岛存有心悸的神态时，说，其实并不远，坐船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我至今依然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用一种时间的概念去表达对距离的理解，甚而是对生存环境的理解。大约中国人都具有这种乐观主义的天赋，于困惑中总能找到心理的平衡。一个小时在人生中确实是极其短暂的微不足道的瞬间，但却能达到心理的平衡，这是要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乐意将生活中的困苦消解为人生的“劳其筋骨”的境界。在船上，当我问及他现在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到达桂山岛，他说，这是新船，快则二十分钟，今天有点风浪，有半个小时也就足够了。神态的轻松已完全是另一种风采，附着了成年人的豁达，隐隐地显露出海岛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有着过去从书中所熟悉的渔民的强悍。

对于桂山岛，我实际是从他身上形成至今依然模糊的概念的，以至登上岛后，瞧着空旷却又人头济济的码头，我不明白这怎么就是海岛，于是急忙张眼四顾，希望能够找到于心底里希望目睹的海岛景象，比如，风帆如林的渔船，在海滩上密密排开的鱼网，皮肤形如非洲人一般的渔民，还有那显露着喜悦心情忙着从船上扛下装满鱼儿的大筐小筐来来往往的妇女儿童……，然而，所看到的却是于空旷处设制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作用的几排用水管焊制的限制上下船行人的通道，一艘站着不少军人的现在用来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登陆艇，一些看不出名堂的运输船，唯独没有一条像样的捕鱼船，倒是有不少小划子一样船尾装有雅马哈发动机的被当地人称之为的快艇。令人惊奇的是，居然赫然入目地如市区电影院门前一样出现了繁忙的花枝招展的女孩，她们或来迎接新来的潇洒走一回的姐妹，或

欢送姐妹乘上依然远航的此船踏上新的征程，把码头搅得确实有些莺歌燕舞，五彩缤纷。于是，我对无可置疑地登上了陆地有一种惶惑，不知道这是不是海岛，抑或我们还应回去乘上此船去到另一个理想的彼岸！

正欲找到杨子平就此讨问个明白时，迎接我们的主人已以其热情将我溶化在一种情感的表示之中，在与之握手时，我依稀地感觉到我像一个尚没睡醒的人，蒙眬着双眼打量着这位清秀的至少比我要年轻许多的甚而还显得更有风度的干部，只感到世界于我实在是太博大了，博大得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却是如此的陌生。

岛上的空气能够潮湿得如此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是我想象不到的，凡是能见着水泥的地方无不如水洗过一般，不仅湿漉漉的，而且还能淌出水道来，走在上面须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翼翼。然而，于身体的感觉上，却并没有异常闷热的难受，倒有着海风吹拂的惬意与极度的舒畅。虽没请教他人，对此现象我想大约是经咸涩的海风长期的吹拂，那带有盐份的空气日常月久地侵入，使之任何一块地方均附着了比例很重的盐份，在这种气候下自然显露出了那种不易察觉却已经起了质的变化的内核。正如长期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人也会在不易察觉中起质的变化一样。自然环境对生存的制约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抗拒的！

桂山岛其实还算是大的，如果从生存的环境看，则不算很大，一眼望去没有一种博大而深远的感觉。岛上的房屋均是倚山而建，仰头看去倒是很有一种立体的排列感，一切建筑均一览无余地没有任何遮掩地尽收眼底，就好似商店橱窗里的货品，一目了然地清楚。只是依山而建的房屋，在山的衬托下，显得

其实就是山的一种装饰，使这个世界因此而有了生气。

东区设在岛上的区政府大楼，透过那黄色的墙面，可以想像当年它矗立于岛上的威严，然而，那些后起之秀却已经占尽了风头，使它反成了现代建筑的陪衬。不过，它雄视码头与海湾的气势，以及那稳重的一级级依山而上的台阶，却是任何新建筑物所不能取代的。尤其是它倚山而建所给人形成的稳如泰山的感觉，确实显示出了足够的神圣。

选择一个并不是最大的岛作为万山区政府所在地，大约也是基于距离的考虑，在万山群岛中，只有这儿离市区最近，换句话说就是离大陆最近，正因为最近，更为遥远的海岛之于它就显得至为亲切。看来距离之于海岛，是一个比陆地还显得更为严峻的问题，至少于这种距离的概念中维系着一根与大陆的情感纽带。这种感觉全不用主人言明，只须当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异地在一个海岛上，它自然而然就会在脑海中闪现出来。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古怪，只有设身处地地经历了，才能理解到内在的深刻涵义。

记得在刚登上海岛时，有一景观大大地使我吃了一惊，那是当我与主人相互介绍并互致问候时，一辆破旧的红色的士停在了我身边。我十分的惊愕，不知小岛上为何还会有这种营生。细细地打量，方又觉得有些怪异，仿佛这种的士在哪儿见过，当发现车门上那种全香港统一使用的的士标志时，这才意识到岛上的另一种逍遥之法，那就是可以花极少的钱坐极好的车，花算不上是一辆车的钱而拥有一辆车。这着实令大陆人心痒并且眼红！尤其是看到几千块钱的二手奔驰，于物质的诱惑面前确实油然而生地生出一种豪情：干脆就在这儿长期住下，过过有

私家车的瘾头！后来看到一些在车门上印有五颜六色的香港不知名公司的徽标的面包车，便觉得有些滑稽，怎么好端端地倒替别人做起了免费广告？现在想来，正是这些特殊的景观才使得海岛别具有另一种风情，令人感到亲切而具有生活的内涵。

在主人的驱车带领下，登上海岛最高处眺望山下风光时，我的感觉是十分复杂的，总觉得不像是想象中的海岛，而更具有大陆沿海某一个村庄的风采，巨大的油库与巨大的采石场，尽管它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象征，但在我想来应该是与海岛互不相干的，仿佛在那儿设立巨大的鱼类加工厂和桅杆如林的海港才具有传统意义的海岛风貌。那些独具风采的别墅，在为海岛凭添情趣的同时更多地烘托出似乎与海岛有些格格不入的现代都市情调，陆地上生活的悠闲怎么与海岛人家的淡雅而融为一体了呢？然而，海岛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依然说不上来，只感到这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岛！

于是，我感到海岛上那种曾经作为富有独特风土人情与民风民俗的人文景观，和同样独特的生存环境，已经离现代海岛生活越来越遥远了，遥远得纵然伸长了脖子再加上光学器械的支援也无法遥望。问题是我们无法用怀旧的甚而是孤芳自赏的心理来对待社会的整体变化，并以此来看待传统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的消失与改变。那么，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尺度来看待这正在发生变化的一切呢？作为一个民族，作为经历了历史的苍桑生活于海岛并拥有自己独特传统的渔民，其进步大约是不能以消失自身的传统而作为代价的，那样的话，其代价也就显得过于沉重。

世界上确实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在等着立志于改变生存环